

DOI: 10.13718/j.cnki.xdzk.2022.03.019

全域旅游视角下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耦合研究

——以南疆 3 个地州为例

杨晓, 李玲

新疆大学 旅游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7

摘要: 在全域旅游发展观的支持下, 为了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景区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问题不容忽视. 基于空间分析有利于辨识和优化产业结构, 采用空间数量关系、空间质量关系和空间耦合关系发展度, 以南疆 3 个地州为例, 评价各市、县(县级市)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协调发展等级, 并从旅游政策、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探讨制约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协调发展的原因, 为推进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旅游全域化建设, 优化农村经济可持续路径提供案例支撑. 结果表明: 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数量空间关联指数 $R=0.68$, 总体上呈现出正向关联且影响显著; 两者的质量发展协调等级大于 0.80, 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其中喀什市、莎车县、叶城县等 6 个县(市)的空间耦合关系发展度值最高, 表现为密切相关.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协调发展对建设以喀什地区为核心的景区旅游和乡村旅游全域化具有显著优势.

关键词: 全域旅游; A 级景区; 星级农家乐; 空间关系;
影响因素, 南疆 3 个地州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志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3-9868(2022)03-0161-11

Spatial Rel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Star Agritainments: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ern Xinjiang

YANG Xiao, LI Ling

College of Tour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era of sightseeing tourism based on scenic spots has pass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cannot be ig-

收稿日期: 2021-04-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61117).
作者简介: 杨晓,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旅游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 李玲, 博士, 副教授.

nored. Based on spatial analysi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dentify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star-rated agritainments in the thre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that restri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star-rated agritainments from tourism policies, economic foundations,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tourism in Kashgar, Hotan and Kizilsu Kirgiz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optimize the sustainable path of rur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a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dex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star-rated agritainments in thre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is $R=0.68$, indicating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t overall impact.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is greater than 0.80, which is in the basic state of coordination. Among them, Kashi city, Shache county, Yecheng and other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have the highest development degree of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star-rated agritainments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rural tourism with Kashgar as the cor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ourism; A-level scenic spots; star-rated agritainments; spatial relationship; influencing factors;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ern Xinjiang

目前,迫切的经济转型需求促使各地区旅游从“景点旅游”转向“全域旅游”,旅游不再是景区“一枝独秀”的场面,而是强调自然、人文、社会资源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联动效应^[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旨在通过旅游发展优势地区带动旅游发展薄弱地区,着重强调全域旅游是以景区景点为龙头,以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面旅游体系^[4]。A级景区作为全域旅游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旅游供给的支柱力量^[5]。同时,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因融合了旅游活动与农业生产,为全域旅游作了重要补充^[6]。本文分析A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以期为全域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我国关于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研究成果丰富,现阶段国内诸多学者通过空间分析解决景区空间结构优化问题,并改善制约景区发展的因素。目前的研究多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理论等为基础,采用可达性^[7-8]、空间相关性^[9]、地理集中指数^[10-11]等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究不同区域的A级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时空演化特征。作为全域旅游的重点关注对象,农家乐的发展区别于传统景区的功能,确定了以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居为主体类型的农家乐发展模式^[12],也从空间上建立了乡村旅游与景区旅游的地理位置差异。目前,学者们多采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等工具从农家乐旅游的相关利益主体视角^[13]、发展现状和问题^[14-15]、空间结构布局^[16-17]、空间演化格局^[18-19]等方面揭示农家乐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虽然空间分析有效地反映了A级景区的数量、质量及地域分布特征,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服务质量管理水平起决定性作用,但只考虑景区结构优化往往导致处于资源劣势的地区被边缘化,忽略了外围资源对旅游目的地核心景区的相互作用,从而引起农村经济不平衡,违背了全域旅游的发展要求。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关系的协调本质就是通过景区全域化带动外围空间经济发展,不仅解除了景区旅游的范围局限,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战略定位。

景区旅游与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态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A级景区为代表的旅游景区为农家乐质量等级评定提供资源依托,可更好地完善乡村功能设施建设。同时,农家乐为旅游景区实现全要素资源开发,提升A级旅游景区的人文气息和服务接待能力提供保障,两者协调发展能更有效地刺激旅游全域化建设。本文以南疆3个地州为例,从数量和质量上研究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

的空间关系, 尝试探究其协调发展状况, 弥补空间分析单一旅游资源要素的不足, 以期为乡村旅游和景区旅游的全域化提供参考意见, 为进一步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对形成地域互补及资源共享的良性竞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南疆 3 个地州是指南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73^{\circ}30' \sim 84^{\circ}59' \text{ E}$, $34^{\circ}20' \sim 41^{\circ}20' \text{ N}$), 面积为 48.22 万 km^2 , 占全疆总面积约三分之一, 总人口约 670 万, 下辖 24 个市、县(县级市), 拥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旅游资源, 既有壮观的文化自然景观, 也有丰厚的历史人文景观, 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天然宝地.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及各市、县(县级市)政府公文和统计公报获取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名录和星级农家乐数据, 一共获取了 79 个 A 级旅游景区(点)的名称和位置信息, 并通过天眼查进行星级农家乐筛选, 得到尚在正常营业的农家乐共 175 家; 利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网获取 2017 版南疆 3 个地州行政区地图、公路交通(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及铁路交通数据, 转换成 ArcGIS 软件可用的 shp. 格式, 所有位置信息及经纬度均来自 Google Earth 坐标拾取系统.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黄松等^[20]学者的研究方法, 选取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两个系统, 尝试用空间分析方法测量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 通过对其数量空间关系、质量空间关系和空间耦合关系发展度的研究来评价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协调发展等级, 探索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 A 级景区数量较少的乡镇, 以及 A 级景区级别较高但星级农家乐数量和质量较少的各市、县(县级市)协调发展现状, 并根据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交通因素、环境因素探讨形成此现状的影响原因, 为发展全域旅游规划提供可支撑案例.

2.1 数量空间关联指数

通过数量空间关系可以判定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在空间分布上呈正相关、负相关还是无显著联系, 是研究空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此过程中要对研究区划分样方网格, 样方的尺寸选择往往会对计算结果造成影响, 因此最优的样方尺寸应根据研究区域面积和分布在其中的点来确定. 吴必虎等^[21]通过研究 69 个乡村旅游目的地认为, 旅游目的地大多集中在距离城市 100 km 以内的地方, 最密集的地方应该集中在距离城市 20 km 左右的地区. 因此, 本文按照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及研究区范围, 选取了长宽均为 25 km 的样方网格划分研究区.

根据式(1)计算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之间的数量空间关联指数 R , R 的取值介于 -1 到 $+1$ 之间, 当 $R > 0$ 代表两者数量呈正相关, 当 $R < 0$, 则呈负相关.

$$R = \frac{ad - bc}{\sqrt{(a+b)(c+d)(a+c)(b+d)}} \tag{1}$$

式(1)中, a 为研究区中同时包含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样方数; b 为只包含 A 级景区的样方数; c 为只包含星级农家乐的样方数, d 则表示全部样方中同时不包含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样方数. 为了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是否显著, 还要对 R 值进行显著性检验.

$$x^2 = \frac{n(ad - bc)^2}{(a+b)(c+d)(a+c)(b+d)} \tag{2}$$

式(2)中, n 为总样方数; 若 $x^2 > x_p^2$, 则说明 A 级旅游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数量空间关联关系显著, 若

$x^2 < x_p^2$, 则说明 A 级旅游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数量空间关联关系不显著, p 为显著性水平。

2.2 质量空间协调度

数量空间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关联性, 但是难以评定等级划分对于两者协调度的相互作用。等级评定是反映景区和农家乐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游客做出主要决策的依据, 因此需要对两者的质量空间关系做进一步探讨。本文参考黄松等^[20]的静态空间距离协调度判定两者的质量协调关系, 先算出南疆 3 个地州的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质量评价总得分, 再进行两者的协调值判定, 计算公式为:

$$CI = X \cdot Y / \left(\frac{X + Y}{2} \right)^2$$

(3)

式(3)中, X 代表南疆 3 个地州各县(市)A 级景区的质量评价总得分, Y 代表各县(市)星级农家乐的质量评价总得分; CI 为质量空间协调度, 取值范围为 0~1, 即各县(市)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质量评价总分越接近, 两者的协调值越高, 当 $X=Y$ 时, 实现“全耦合”。

本文参考陈严武等^[22]的质量空间协调度评价模型, 将协调等级划分为 7 个等级, 如表 1 所示。

表 1 质量空间协调度等级

协调度值	协调等级	协调度值	协调等级
优质协调	1.00~0.95	濒临失调	0.70~0.60
良好协调	0.95~0.90	中度失调	0.60~0.40
基本协调	0.90~0.80	严重失调	0.40~0.00
勉强协调	0.80~0.70		

2.3 空间耦合关系发展模型

为了有效避免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质量均低但耦合度较高的情况出现, 本文选择空间耦合关系定量指标来进一步评价两者的耦合发展度^[20]。计算公式为:

$$Us = \sqrt{C \times T}$$

(4)

$$T = \alpha X + \beta Y$$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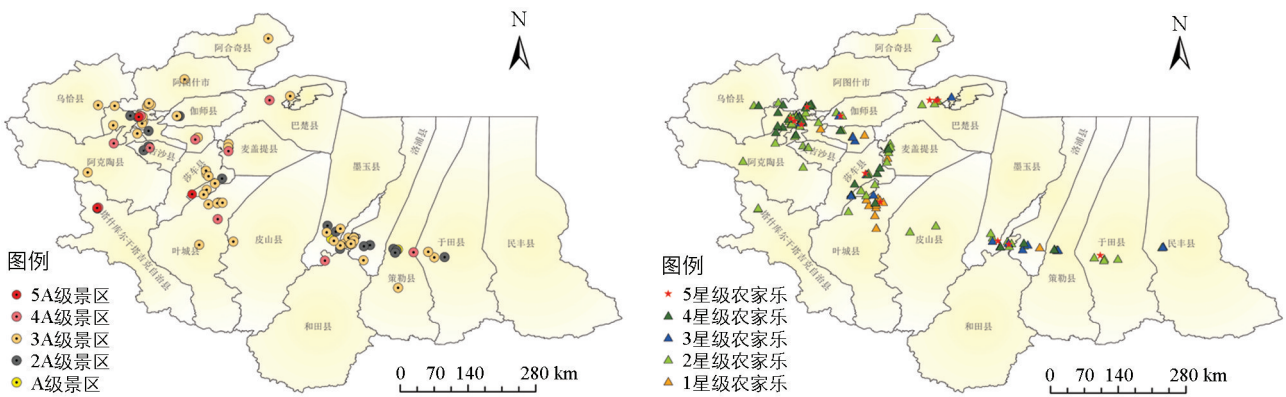
式(4)、式(5)中, T 为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综合协调度评价指标; α, β 均为可变参数, 表示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对耦合协调发展的贡献度, 鉴于 A 级景区由国家旅游部门评定, 而星级农家乐由省级旅游部门评定, 所以取 $\alpha=0.6, \beta=0.4$; Us 为空间耦合评价值, 且 Us 值越大, 两者发展越协调, 反之亦然。

3 结果与分析

3.1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数量与分布情况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 2019 年数据, 南疆 3 个地州拥有 A 级景区(点)共 94 个, 约占全疆 A 级景区的 21.36%, 其中 5A 级 3 处、4A 级 10 处、3A 级 54 处、2A 级 25 处、A 级景点 2 处。5A 级景区数量较少, 且都位于喀什地区, 但是 3A 级以上的优质景区数量过半, 且集中分布在喀什市、和田市等地。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DB65/T 2617-2006)于 2007 年公布的首批星级农家乐名单显示, 共计 65 家上榜, 南疆 3 个地州的星级农家乐寥寥无几。截至 2019 年, 南疆已有 175 家星级农家乐, 其中 5 星级 13 家, 4 星级 29 家, 3 星级 76 家, 2 星级 20 家, 1 星级 37 家。初步观察可知, 南疆 3 个地州星级农家乐与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图 1), 2019 年南疆 3 个地州各县(市)的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汇总数据见表 2。



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原审图号: GS(2016)2556 号.

图1 南疆3个地州A级景区(左)和星级农家乐(右)分布图

表2 2019年南疆3个地州各县(市)A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分布数量

市、县(县级市)	A级景区等级					景区数	星级农家乐等级					农家乐数
	5A	4A	3A	2A	A		5星	4星	3星	2星	1星	
喀什市	1	2	4	3		10		2	11	1		14
疏附县			2	1		3	2	3	5			10
疏勒县			2	1		3	1	2	2	1		6
英吉沙县		1	1	4		6			3			3
泽普县	1		2			3			6	5	2	13
莎车县			4	2		6	1	4	2	1		8
叶城县		1	5			6	1	1	1	2	18	23
麦盖提县		1	3			4		1	10			11
岳普湖县		1	1			2		1	4	2	16	23
伽师县			1	2		3	1		2	1		4
巴楚县		1	1			2	3		4			7
塔什库尔干县	1			1		2			2			2
阿图什市			6			6	1	7	1			9
阿克陶县		1	2			3		2	4			6
阿合奇县			1			1			1			1
乌恰县			1			1		2	2			4
和田市			8	1		9	1		3	1		5
和田县		1	2	1		4		1	2			3
墨玉县			3	2	1	6	1		2	1		4
皮山县			1	1		2			2			2
洛浦县			1	2		3		1	1	2	1	5
策勒县		1	1	3	1	6		2	2	1		5
于田县			2	1		3	1		3			4
民丰县						0			1	2		3
总计	3	10	54	25	2	94	13	29	76	20	37	175
百分数/%	3.19	10.64	57.45	26.59	2.13		7.43	16.57	43.43	11.43	21.14	

3.2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数量
空间关系

在研究点要素的空间分布时，样方分析是最常见的方法，它能直观地表达点要素的空间关系，且能反映每个样方中点的不同数量。为了研究不同点要素的数量空间关系，本文采用空间关联指数研究 A 级旅游景区与星级农家乐之间的关联度。便于计算，本文根据研究区面积和分布在其中的点将县级行政区划分为 25 km×25 km 的样方图层，研究区内共划分 795 个网格样方，并将 24 个市、县(县级市)内的 94 个 A 级景区和 175 个星级农家乐与之叠加，得到南疆 3 个地州样方分解图(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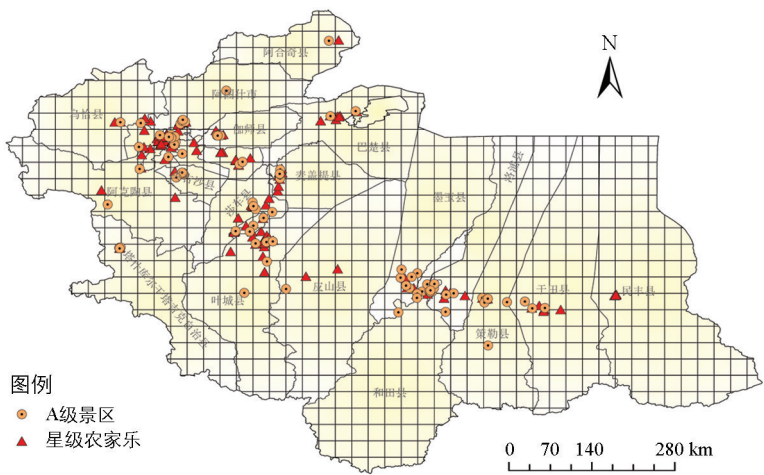
经样方统计，同时包含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样方数为 35 个，仅包含 A 级景区的样方数为 11 个，仅包含星级农家乐的样方数为 20 个，两者同时不包含的共有 729 个样方，代入空间关联指数式(1)，得到 $R=0.68>0$ ，说明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空间关系呈正相关。为了验证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显著，本文选择在 $p=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代入式(2)进行独立性检验。此时， $\chi^2=362.69>\chi^2_p=9.210(p=0.01)$ ，证明 A 级旅游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正相关性在 99% 的条件下影响显著。

自 200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农家乐星级评定以来，农家乐的标准化建设和归档经营促使新疆农家乐从质从优发展，星级农家乐不断增加。由于南疆 3 个地州经济匮乏，贫富差距较其他地州严重，因此星级农家乐借助 A 级景区的资源是必然趋势。从总体数量空间分布状况来看，空间关联指数证实了南疆 3 个地州的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在空间上联系密切，为农家乐拓展全域化旅游建设奠定了基础。

3.3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质量空间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讨景区与农家乐的空间协调度，本文对两者质量空间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协同度越高，更有利于当地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等级评定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发展质量，研究质量空间协调度有助于判断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协同发展程度，为推动景区旅游与乡村旅游全域化建设夯实基础。本文根据星级评定对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旅游景区划分质量等级并赋分值，等级高赋值得分也高，并从 5A 到 A 的等级排名，分别赋值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并以市、县(县级市)为单位，计算出每个地区的景区质量评价总得分 X 。另外，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DB65/T 2617-2015)评定标准，将南疆 3 个地州农家乐按照乡村旅游点质量与服务水平的高低划分为 5 星、4 星、3 星、2 星、1 星，分别赋值后计算星级农家乐质量评价总得分 Y 。为减少因评价等级标准不同而造成的误差，将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质量评价总得分值 X,Y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值，并带入式(3)计算得到南疆 3 个地州各县(市)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质量空间协调度值(表 3)。

表 3 数据显示，处于优质协调的市、县(县级市)有 12 个、良好协调为 4 个、基本协调为 2 个、勉强协调为 5 个。根据质量空间协调式(3)，两个系统有一方的评价得分为零，那么两个系统就不存在协调性。由于和田地区民丰县没有 A 级旅游景区，因此 $CI=0$ 。一般认为，A 级景区的等级越高，其周边的农家乐质量发展就越具优势，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协调度值越大，说明两者之间的质量等级越协调，建设该县(市)的旅游全域化可能性越大。



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方网站，原审图号：GS(2016)2556 号。

图 2 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样方分解图

表 3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协调度值

市、县(县级市)名称	<i>X</i>	标准化	<i>Y</i>	标准化	<i>CI</i>	协调等级
喀什市	27	2.41	43	2.12	0.996	优质协调
疏附县	8	0.71	37	1.83	0.808	基本协调
疏勒县	8	0.71	21	1.04	0.966	优质协调
英吉沙县	15	1.34	9	0.44	0.749	勉强协调
泽普县	11	0.98	30	1.48	0.959	优质协调
莎车县	16	1.43	29	1.43	0.999	优质协调
叶城县	19	1.70	34	1.68	0.999	优质协调
麦盖提县	13	1.16	34	1.68	0.967	优质协调
岳普湖县	7	0.62	36	1.78	0.769	勉强协调
伽师县	7	0.62	13	0.648	0.999	优质协调
皮山县	5	0.45	6	0.30	0.959	良好协调
洛浦县	7	0.62	12	0.59	0.999	优质协调
策勒县	14	1.25	16	0.79	0.949	良好协调
于田县	8	0.71	14	0.69	0.999	优质协调
巴楚县	7	0.62	27	1.338	0.869	基本协调
塔什库尔干县	11	0.98	6	0.30	0.712	勉强协调
阿图什市	18	1.61	36	1.78	0.997	优质协调
阿克陶县	10	0.89	20	0.99	0.997	优质协调
阿合奇县	3	0.27	3	0.15	0.917	良好协调
乌恰县	3	0.27	14	0.69	0.80	勉强协调
和田市	26	2.32	16	0.79	0.758	勉强协调
和田县	12	1.07	10	0.49	0.864	优质协调
墨玉县	14	1.25	13	0.64	0.897	良好协调

如表 3 所示,质量空间协调度值反映了南疆 3 个地州市、县(县级市)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质量空间关系,其中优质协调的县(市)集中在喀什地区,印证了喀什地区全域旅游发展速度在 3 个地区中最快。由表 3 还发现,个别县(市)的星级农家乐和 A 级景区发展较弱,却出现了质量协调等级较高的情况,如阿合奇县、伽师县、皮山县、于田县、洛浦县、疏勒县,这是由于两者的质量等级评定得分均较低所致,因为质量空间协调值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 A 级旅游景区与星级农家乐存在质量空间关系,但是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强度,还要做进一步验证。

3.4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耦合关系

为了避免研究区因质量空间协调值低而整体协调值偏高的情况,本文对空间耦合关系进行研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各市、县(县级市)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并根据黄松等^[20]、陈严武等^[22]的研究将空间耦合关系评价价值划分为 5 个等级,即优质协调、良好协调、基本协调、濒临失调和严重失调。通过式(4)和式(5)计算各市、县(县级市)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空间耦合关系评价价值(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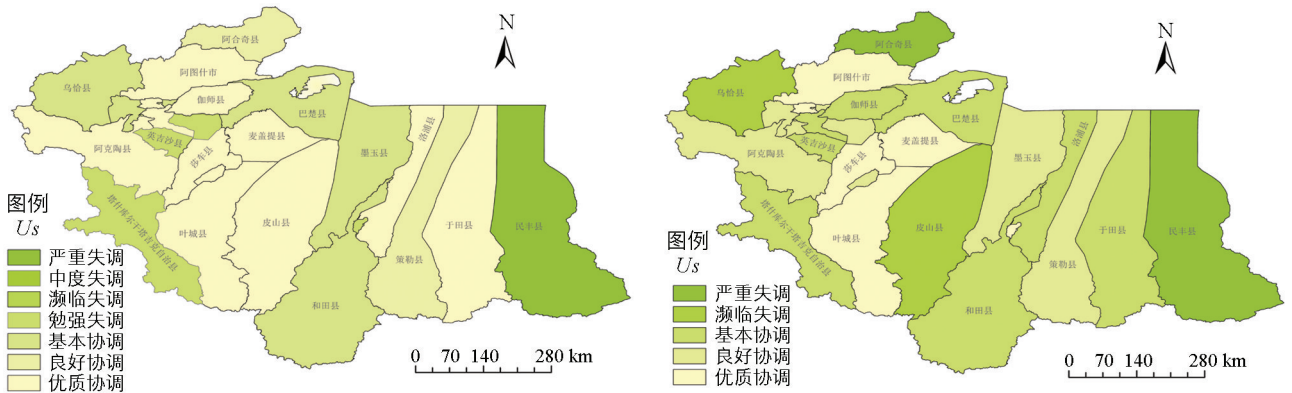
由表 4 可知,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耦合关系均值为 0.905,位于良好协调发展区间,有 6 个市、县(县级市)是空间耦合关系最密切的区域,其中喀什市的耦合关系评价价值最高,且喀什市的质量空间协调度值也最高,说明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总体质量是空间耦合关系发展度的必要条件,整合区域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旅游资源有利于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其余市、县(县级市)处于基本

协调及以上,只有皮山县、乌恰县和阿合奇县处于失调状态,其中阿合奇县空间耦合关系评价价值最低。

表 4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耦合发展度评价

市、县(县级市)名称	U_s	市、县(县级市)名称	U_s	市、县(县级市)名称	U_s
喀什市	1.51	疏附县	0.97	于田县	0.84
叶城县	1.30	阿克陶县	0.96	伽师县	0.79
阿图什市	1.29	墨玉县	0.95	洛浦县	0.78
莎车县	1.20	岳普湖县	0.91	塔什库尔干县	0.70
麦盖提县	1.15	疏勒县	0.90	皮山县	0.61
和田市	1.14	巴楚县	0.89	乌恰县	0.59
泽普县	1.06	英吉沙县	0.86	阿合奇县	0.45
策勒县	1.01	和田县	0.85	平均值	0.905

便于直观看到各县(市)的空间质量协调状况,本文通过 GIS 绘制空间质量协调度分布图和空间耦合关系协调度分布图(图 3)。由图 3 观察可知,质量空间协调度可以判定半数以上的市、县(县级市)A 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但是从空间耦合关系发展度来看,只有喀什市、叶城县、阿图什市、莎车县、麦盖提县及和田市 A 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质量耦合关系最强,尚不足以形成系统的、集中式的开发区域,证明旅游资源整合有待进一步加强。



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原审图号: GS(2016)2556 号。

图 3 A 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质量空间协调(左)和空间耦合发展度(右)分布图

4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空间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度,其主要原因是南疆 3 个地州的 A 级景区多以自然、人文景观为主,参观价值高,而星级农家乐大多以民俗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美食为主,对旅游景区功能具有补充作用,且南疆 3 个地州以具有地理代表性的民族文化为主,而全国其他省市不可复制。无论是以民族历史为主的纪念馆、遗址还是以风情民俗为主的展览馆、度假区等都与本土资源息息相关,以当地资源为依托的农家乐自然占有优势,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具有空间关系的一致性。学者们一致认为,影响 A 级旅游景区发展的主要因素包含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交通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而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经济收入一直是制约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23]。因此,本文认为从微观层面来讲,政策引导、经济基础、交通设施、资源禀赋是影响南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协调发展,旅游资源整合的主要因素。

4.1 政策主导因素分析

国家旅游政策是以实现旅游发展为目标,根据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情况制定的一系列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措施及办法,对各地区提升旅游质量、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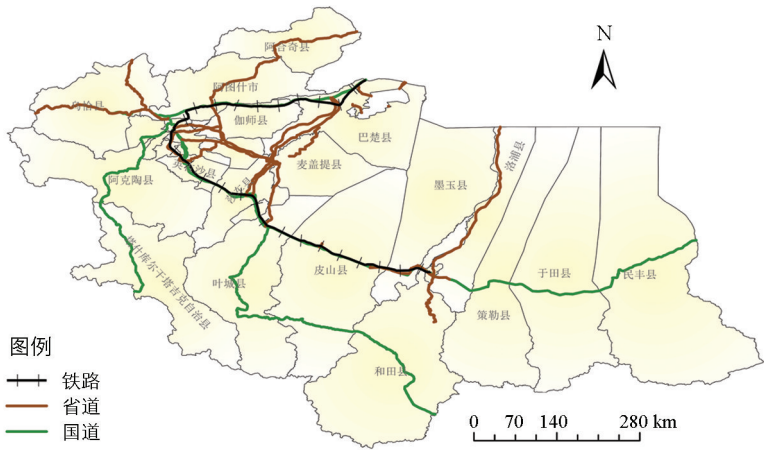
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极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提倡“统筹协调, 融合发展”, 鼓励新疆各县(市)按照指导意见要求, 推动全域旅游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为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新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从经济上向各类经营主体倾斜, 使小规模农家乐经营农户从中获益, 全方位提升全域旅游能力. 南疆 3 个地州稳步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旅游规划、旅游兴疆战略等政策, 以喀什市为代表的地区已经成功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与本文中喀什市的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空间关系最密切极度吻合, 说明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资源整合有利于提升旅游质量, 推动全域旅游更进一步发展.

4.2 经济基础因素分析

根据 2019 年新疆统计年鉴显示, 南疆 3 个地州的经济水平整体偏低, 其中喀什地区第 3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位于前列, 主要以喀什市、莎车县、叶城县为主要力量. 喀什地区拥有 3 个 5A 级核心旅游景区, 且以喀什市经济特区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 其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 历史遗迹和民族文化丰富, 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使传统手工业和人文特色深入旅游市场, 实现了旅游地与乡镇居民地的双向互动. 对比南疆 3 个地州 2017—2019 年统计公报显示, 各地区生产总值与以往相比有大幅度提升, 其中第 3 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的第一动力. 服务业是地区经济的顶梁柱, 以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两大资源为主的旅游业已经逐步成为喀什市、莎车县、叶城县、墨玉县等的支柱产业, 并显示出耦合关系协调发展的密切联系.

4.3 交通影响因素分析

如果说影响旅游景区发展的因素是经济, 那么交通一定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王新越等^[23]在研究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时明确指出, 经济、资源、人口、交通都是影响旅游地分布的主要特征. 由此说明, 交通与旅游发展存在必然联系, 是居民通商共市的先决条件, 也是旅游者出行的必备条件. 为此, 本文选取国家地理信息数据库 2017 版南疆 3 个地州铁路和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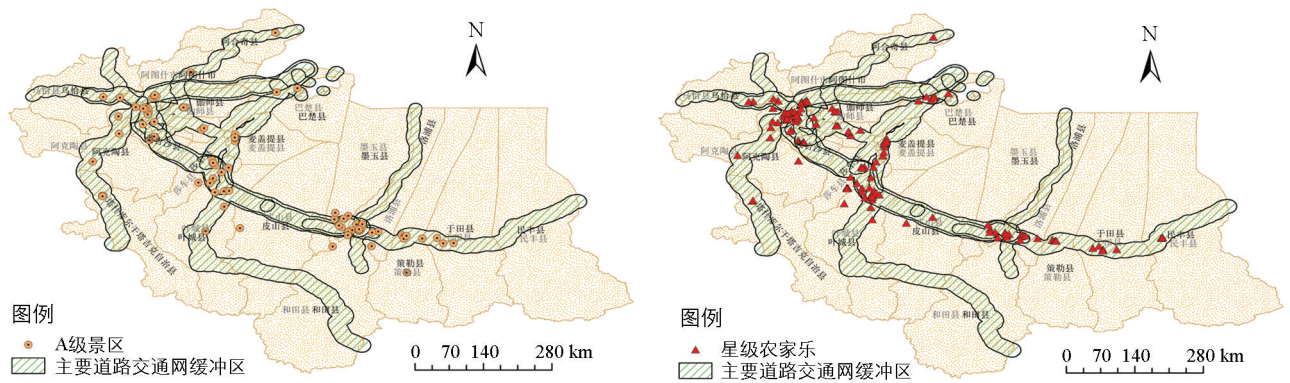


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原审图号: GS(2016)2556 号.

图 4 南疆 3 个地州主要交通道路分布图

公路(国道、省道)绘制交通路网(图 4), 通过缓冲区分析设置铁路 20 km、国道 15 km、省道 10 km 的缓冲区半径, 并分别与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做叠加分析(图 5), 分别统计落在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数量和星级农家乐数量(表 5).

新疆高等级交通道路数量较少, 仅有 1 条铁路线贯穿 3 个地州, 国道以 G313, G219, G314, G315 为主, 省道也集中分布在南疆 3 个地州的西北部, 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县、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仅有单一较高等级道路经过. 从图 4 可知, 南疆 3 个地州的铁路、国道、省道纵横交错, 以喀什市为中心向外延长呈“大”字, 道路主要穿过疏附县、英吉沙县、莎车县、叶城县、和田市等地. 因此, 道路交通设施相对发达的地方如喀什市、疏附县、莎车县、叶城县北部、和田市和墨玉县南部的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数量也较多, 其中国道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数量为 70 个, 占总量的 74.47%, 星级农家乐数量达到了 106 个, 占总量的 60.57%. 总体上来讲, 星级农家乐的交通可达性要比 A 级景区弱, 原因可能是因为乡村旅游更注重原生性生态景观, 且农家乐多以农业景观为主, 忽略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官方网站，原审图号：GS(2016)2556 号。

图 5 交通要素缓冲区与 A 级景区(左)和星级农家乐(右)叠加图

表 5 交通要素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数量

主要交通道路	A 级景区		星级农家乐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铁路缓冲区	56	59.57	88	50.29
国道缓冲区	70	74.47	106	60.57
省道缓冲区	56	59.57	105	60.00

4.4 资源禀赋因素分析

新疆 3 个地州 A 级旅游景区多以文化生态园、民俗风情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历史遗迹为主，景区质量得分较高的地方有喀什市、英吉沙县、叶城县、阿图什市，像核桃王景区、无花果景区、库车班·吐鲁木纪念馆、毛主席像章陈列馆等，这几个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发展态势良好，说明农家乐具有资源依附性。经查阅，新疆 3 个地州的人均耕地面积少，质量不高，且伴随严重的环境脆弱性，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的原因导致生态失调，不易形成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景区。阿合奇县位于高寒山区，全年无夏，冬季严寒，同乌恰县一样是与吉尔吉斯斯坦交邻的边境县。乌恰县地势东南部低，处于强震带，地壳运动活跃。皮山县属于温带极干旱气候区，且气候分布不均匀，但是人口数量密集。民丰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属于温带荒漠性气候，古城遗址资源较多，但景点特色不突出，且服务设施质量不高。

5 结论及讨论

5.1 结论

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和传统景区在空间结构上联系密切，A 级景区的分布一定程度上影响周边星级农家乐的数量，借助旅游目的地核心景区打造星级农家乐具有显著优势，且 A 级景区质量等级越高的市、县（县级市），周边的高星级农家乐数量越多。从质量协调度值来看，喀什市、疏勒县、伽师县、莎车县、泽普县等地的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这与喀什地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成功建立具有一致性，证实了 A 级景区与星级农家乐的协调发展对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 3 个地州质量空间协调值平均为 0.87，处于基本协调水平，证明新疆 3 个地州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协调有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然而，全域旅游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只注重乡村旅游的数量，更要保证质量，因此景区旅游与乡村旅游的结构优化应同时考虑空间分布、数量和质量。喀什市、阿图什市、莎车县的空间耦合关系协调度值最高，与其 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数量和质量高一高协调高度一致，说明质量在协调发展中占据主导作用，也突显出我国对农家乐采取星级质量评定的重要性。

5.2 讨论

全域旅游为乡村旅游发展、农业经济升级带来机遇，A 级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协调发展成为具有优势的途径。然而，新疆 3 个地州的全域旅游建设尚处于较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还需逐一解决。喀什

地区成功获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其他地区居民和地方政府的热情。因此,如何提升乡村旅游资源和农家乐等旅游产品质量迫在眉睫。很显然,上述问题的解决对改变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只针对全域旅游发展下的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农家乐的空间数量、质量关系等进行研究,欠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今后应当从政策、经济、交通、资源禀赋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期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完善的指导性意见。

参考文献:

- [1] 张辉,岳燕祥.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旅游学刊,2016,31(9):15-17.
- [2] 杨梅,冯珠珠,田波.全域旅游发展对县域脱贫的组态影响研究——基于fsQCA的分析方法[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4):106-116.
- [3] 黄蕊,李雪威.数字技术提升中国旅游产业效率的机理与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1,306(2):75-84.
- [4] 孟秋莉,邓爱民.全域旅游视阈下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构建[J].社会科学家,2016(10):85-89.
- [5] 程海峰,胡文海.池州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14,34(10):1275-1280.
- [6] 厉新建,张凌云,崔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3):130-134.
- [7] 李琦,孙根年,韩亚芬.中国省际入境旅游资源吸引力与区位可达性的矩阵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5):101-106.
- [8] 阿司古力·艾百,普拉提·莫合塔尔,居玛·吐尼亚孜,等.新疆南疆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3(2):290-297.
- [9] 吴清,李细归,吴黎,等.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2):193-200.
- [10] PAN J H, LI J F, CONG Y B. Quantitative Geography Analysis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5, 6(1): 12-20.
- [11] 庞杨,唐承丽,周国华,等.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8):880-887.
- [12] 邹统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J].旅游学刊,2005(3):63-68.
- [13] 卢小丽,成宇行,王立伟.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热点——近20年文献回顾[J].资源科学,2014,36(1):200-205.
- [14] 童俊.上海市农业旅游发展驱动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8):204-208.
- [15] 王萍.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农家乐旅游发展新路径[J].农业经济,2019(3):24-26.
- [16] 沈佳,桑广书,胡嘉贝.金华市农家乐旅游空间结构分析[J].山西农业科学,2012,40(9):1009-1012,1016.
- [17] 李嘉欣,谢德体,王三,等.基于兴趣点(POI)挖掘的重庆主城区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0,36(3):300-307.
- [18] 余瑞林,陈慧媛,陈广平,等.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J].经济地理,2018,38(6):210-217.
- [19] 耿虹,李彦群,范在予.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9,39(11):183-193.
- [20] 黄松,李燕林,李如友.桂西地区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关系及成因机理[J].地理学报,2015,70(9):1434-1448.
- [21] 吴必虎,黄琢玮,马小萌.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04,24(6):757-763.
- [22] 陈严武,韦福安.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协同发展——以广西为例[J].旅游学刊,2020,35(3):113-126.
- [23] 王新越,候娟娟.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6,36(11):1706-1714.